



## 爷爷藏“宝”

◎任蓉华

“盼完中秋盼国庆，家国相依共昌盛！”听说社区要举办迎国庆书法展，爷爷马上积极参加，还不忘自嘲：“虽然跟文采无缘，只能打打油，可我的感情绝对真挚！”

爷爷是一名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，在村里踏踏实实干了大半辈子会计工作。旧村改造完，他又受邀当了几年新社区的发展顾问。彻底闲下来后，我们怕他寂寞，劝他多去社区活动中心、周边小公园逛逛，跟老邻居、老哥们儿聊聊天、下下棋，他却连连摇头，说他有自己的事要做，忙得很。平日里，爷爷既对侍弄花草不感兴趣，也不遛鸟垂钓，除了练练书法外，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，且藏品别具一格。

爷爷的居所是一套三室两厅，其中一间作为书房使用，房门上挂的是他自己写的“崇宝”二字匾。那爷爷珍藏的“宝”都有哪些呢？

一顶旧军帽，是爷爷的小叔也就是我的曾叔公随部队和平进驻北京时戴过的，两年后他永远地留在了朝鲜战场。

整齐排列的泛黄书籍，是爷爷费了好些工夫，在各处淘来的战争史，一有空闲他就小心翼翼地翻阅。

数量最多的，当属爷爷视若珍宝的“国庆纪念”系列：1953年的开国大典年画、1959年的纪71开国大典邮票、1984年的国庆纪念币，以及林林总总或印或刻或雕有“开国大典”图样的各类纪念品。

若问哪件藏品让爷爷最倾心，非1953年版的“开国大典”年画莫属。而说起这幅年画的来历，还真亏了爷爷的倔脾气！据说，多年前，我的一个远房表叔得知爷爷在收集“国庆”藏品，便提供线索，他邻居家有一幅这样的年画，爷爷一听马上登门求画。岂料，一开始就吃了个闭门羹，无论爷爷怎样软磨硬泡，对方只是一味地婉言拒绝。爷爷暗下决心，每天都去拜访，来回足有半个月仍未果。正无计可施时，对方表示喜欢爷爷珍藏的一方石印，爷爷痛快地将石印赠予对方，终于载画而归。后来，我老爸告诉他，那方石印是某位相当有名气的篆刻师的作品，市场价值远高于年画。爷爷却毫不理会，乐呵呵地把年画展平除尘，精心装裱。

虽然在真正的收藏家看来，我爷爷的这些甚至算不上什么“藏品”，但他常常自得其乐，陶醉其中，久久不愿离开。

我们曾劝爷爷多玩些新科技，对此，爷爷乐呵呵地辩解：“每个人的性情志趣不一样，我就喜欢这些。好日子来之不易，这也算是我的情趣吧。”

## 不会过时的名字

◎天潼

的身板，应该很吃力。

到了1995年，工厂停产，厂房承包给了一家民企。3年后，又回复工。由于其间发生经济纠纷，交接很不顺利。财务室保险柜钥匙、密码，承包方都没有移交。

“涂师傅，该你大显身手了！”厂长亲自出马，请涂国庆去开保险柜。虽然我们都听说过他出身锁匠世家，但没见他亮过本事。涂国庆先是不肯，担心日后财务室如果被盗，他会是嫌疑人。厂长再三保证，绝不会怀疑他，他才去。

那时的保险柜是“齿轮”密码，正转反转转，涂国庆附耳贴在保险柜上，很快试出来了。接着用一套钩针，很快打开了旁边两个锁，总计不到一分钟。

“小涂不容易啊，下岗这3年在外头日子难过。说不定有不少坏人引诱他入伙，他这手艺，捞偏门轻轻松松能挣大钱，可还是回来烧锅炉了。”厂长私下赞叹道。

如今涂国庆应该已经退休了，

现在街上常见“急开锁”的铺子，想必他的手艺会大有用武之地。

另一个“国庆”是我妻子的婶婶。女性“国庆”非常罕见，人如其名，她有点像女汉子。妻子的奶奶和叔婶住一起，平日里婆媳关系貌似不太好。然而有一次，叔叔去外地办案，奶奶生病发烧。半夜眼见情况有些危险，婶婶背上奶奶直奔最近一个门诊部。由于治疗及时，躲过了一劫。若是寻常女子，即便能这么果断，身板也背不动奶奶走几百米。此后，婆媳俩关系好多了。

每年国庆节前夕，不少媒体都会采访若干个有出息的“国庆”。他们在各自领域都颇有建树，为国争光了。我们身边的“国庆”往往十分平凡，但他们却是中国普通百姓的“标本”，反映出最朴实、最真切的国民面貌。

据统计，“建国”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。而“国庆”在20世纪90后中依然不少。是的，这个名字应该永远不会过时。



## 序曲

◎任诗桐

那时我还在上海打工，跟另外两个同事合租的三室一厅。他们都已成婚，趁着国庆假长，回老家探亲去了，出租屋也空了出来，我便早早通知了几个好友。

那时，我们大多租着房子，单着身。为了省钱省事，除了春节外，一般都不会回老家。大伙的出租屋便成了欢聚的最佳地点。在吃什么的选择中，火锅自是首选，方便省事不说，热气腾腾也能增添些许温暖。

秋天，白昼渐短，夜渐深长。年轻人都贪睡，平时偏又睡不成，这天白天正好用来补足了觉，傍晚时分行动起来，带着各自爱吃的酒菜，齐聚在了我那处出租屋的客厅里。我打开电视，放出些声响，制造点节日氛围。小柳、芳芳和三哥边说说笑笑边清洗蔬菜，老王倒腾着他爱喝的酒，鑫哥研究着他新买的手机，阿兴自顾自地在一旁把玩着吉他。伴随着啤酒罐拉开的声响，我们的中秋晚宴正式开启。火锅底料，我按照网上的配方，用油再次加工了一遍，鲜辣辛香的味道飘满房

间。笑语喧哗中火锅热汤滚滚，窗子也蒙上一层雾气，加上暖色的灯光，给我们这些漂泊者营造出了一份家庭的温馨感。

那时的我们还年轻，二十六七岁的年纪，依然满怀对未来的憧憬。

阿兴，来自安徽，理工科出身，自北京名校毕业后，毅然放弃本专业，成了一名摄像记者。他寡言少语，时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外出采访，尤其是出差时，扛了一天摄像机后，按说早已疲惫不堪，他却能再拿起相机，走遍当地，记录瞬间。在我们热火朝天地涮肉涮菜时，他通常还要配上一碗白米饭，就静静地待在一边，听我们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。

“三哥”其实是女生，最大的梦想就是找个暖男大叔做男友。她细数着最近相亲遇到的奇闻轶事，说和一男生见面后，对方竟把对自己的感觉和评价发给了她，我们一边哄笑，一边帮她分析相亲对象这样做到底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。

小柳爱时尚，计划着买一只心仪已久的包包，让我们给她参考参考，她精打细算着自己花多少、给家

里寄多少、又能存下多少，想来想去说不买了，旧包还能背得出去，钱要花在刀刃上。

芳芳当时还是个职场菜鸟，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，按时交差，所以总是小心翼翼地惦记着单位那些事儿。

而那时的我，已经走上写作的道路，正计划着把大伙儿的一言一行，都记在心间，成为日后的素材。

时移事易。三哥早已找到真命天子，移居北京；阿兴始终听从内心，在完成支教计划后又成为了一名教师；南下的老王，在又一个异乡继续打工；菜鸟芳芳，如今早已成为业务骨干，说话的口气连同走路的姿势都变得自信干练。

那年国庆，我们虽都远离家乡，却也在飘散的火锅香气里相互祝福，共同期待着国家更兴盛、我们的未来也更美好。彼时的我们，还没去想以后会继续各奔东西。

如今，我们都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和房子，买只包包更不成问题，也在国庆假期期待着某些人来团聚。那年出租屋的情景，仿佛是我们后来生活的序曲，成了我心中永恒。